

# 國際賽傑克研究學刊

## 第二卷二期 書評與辯論

評斯拉夫·賽傑克，《普遍的例外》

許翔程

Isabelle Chiang Hsu 譯

二十世紀初，中國上海作家張愛玲說過：「我喜歡我四歲的時候懷疑一切的眼光。」當我剛讀這句話時，以為她只是在賣弄小牙慧。過一會兒，我才了解，這句話裡有過人的聰明。它深邃的涵義是：四歲的時候懷疑一切，表示你是天才，到了四十歲還對一切懷疑，表示你可能精神變態。當然了，如果黑格爾的立論正確，而「人過半百才能觀照哲學」的說法無誤，那「普遍的懷疑」(universal skepticism)的態度，卻只能勉勉強強地算是出發點。

我在歐洲研究所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 的導師斯拉夫·賽傑克 (Slavoj Žižek)，正值 59 歲的壯年，展現了十足的衝擊力。他總是毫不倦怠地探索，追問，顛覆一切，對象甚至包括他自己。我向來不喜歡文集，但為了有效檢視他，我要借重檢視文集的基礎。不過，在分析任何一個作者的文集之前，任何人都應該先了解這個作者的整體貢獻。我希望最終能以文集整理的方式，在一個基本的主题，「喜反」(love of reversal) 下，清楚交代賽傑克畢生的才情與理念，《普遍的例外》(*The Universal Exception*, 2006) 也應該在這樣的前提下接受解讀。這一版本的賽傑克作品，是他二十多年來所發表作品中的第二系列 (第一系列是《審訊現實》[*Interrogating the Real*, 2005])，收集了他在 19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紀間關於「倫理政治」(作者在平裝版〈前言〉中第 vii 頁自述) 主题的文章，文章來源不一 (包括期刊，書籍以及其他文件)。其中一篇收錄在此的重要作品〈脫節的海涅穆勒〉(“Heiner Müller Out of Joint”) 在 2003 年初次發表，其中一段關鍵的章節，幾乎陳述了賽傑克的核心主張：「革命的正當步驟正是要與嘉年華會式的叛逆背道而馳，彷彿要當成短暫的喘息，所有的例外情境坐實了權力在握的基礎。」(51) 賽傑克對自己都頗有意見，或者更明確地說，在和帶領我們跳入哲學領域的互久雙重精神—疑問與臆測—過意不去。這一塊似乎在賽傑克文裡無法消逝的陰影，一言以蔽

之，我認爲其實就是一種最基本的「懷疑論」。這裡我所說的「懷疑」(skepticism)，如保有它原始的西臘涵義，其實可以作西方理論傳統中的一個交聚源流，藉它染以襯托出和辨識西方哲學的來龍去脈。哲學的思索在此是變成人和自己之間的不明距離，也就是成爲一種**罪衍 (guilt)**。賽傑克強調：「當蘇格拉底經歷了審判和行刑，它所帶來的教訓，就是**蘇格拉底罪有應得**。」(57，原重點) 哈姆雷特也認爲：「決心的色調因爲蒼白的思考而黯淡，光榮時刻與成就志業，因此失去衝擊力，失去行動的正名。」(iii.I.92-6) 對賽傑克和我們而言，這審判與考驗所危及的，正是一個「行動的正名」。「因此我們面對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打造一個讓革命可以穩定著陸的社會空間？」(賽傑克，51)

這本書收錄了他表面上似乎充滿政治意味的作品，但如果我們光遵循該書宗旨，以政治的角度來解讀賽傑克，就我來看，卻是冗餘。你會立刻捲進他雙頭節奏 (Piscean force) 動力的漩渦，沉溺在他廣博的資源，他在邏輯與理論上的躍進和推引，以及他的活力與自信，這些到最後，卻都將自我抵銷：「儘管一切盡其在我 (奧古斯丁式的時刻)，我卻無以爲力...」(〈陽物與拜物〉，70，1996年初次發表)。這是一個極具道德性的態度，而也可正因此際於「不道德」的。從這一觀點而言，「普遍的例外」的概念或者影像，已是再簡單不過：理論到最後不再有任何意旨，像無底的深淵，變成衝擊力中獨特的地獄冥府 (Hadean) 式的核心，成爲定位在「反隱喻」的思考。編輯雷克斯·伯特勒 (Rex Butler) (他有一本關於金恩·博吉拉 (Jean Baudrillard) 的著作，據博吉拉自己表示，是坊間唯一一本開始了解他的書) 和史考特·史蒂芬 (Scott Stevens) 在書中的辭彙中簡要地解釋「真理」：「賽傑克所謂的真理總是**忙碌不已 (engaged)**，它不是在足以解釋真理的普遍和例外之間劃分界限，而是超越所有界限，最後無止地反擊自己。」(350，原重點) 我們也因此在此書中「行動」(Act) 一辭之下獲得以下的定義：「任何革命的最終行動，在於建立新秩序。」(328) 行動永遠是「Nachträglichkeit」。但是賽傑克也了解，問題在於人如何解釋行動的實際面 (the actuality of an act)：例如納粹集中營 Auschwitz 大屠殺，美國在伊拉克 Guantanamo 的囚犯虐待，以及日本在中國南京的大屠殺，這些真正的創傷，任何「不辯自明的公理」，或者基本上任何哲學的決策—也就是說，那麼「Wirklichkeit」呢？當「顛覆」(reversal) 不是行動的源頭，怎麼可能出現一條橫跨與攔截各種思考與幻想的曲線 (transversal)？一個人到底有沒有那份勇氣和眼光實踐一件事才是關鍵，當中其並沒有真正什麼搖擺玩弄的空間，而賽傑克何時才能顯揚其自信，不再只單單賦予我們某一個概念 (視差 [parallax]，普遍的例外)—這是過之而猶不及—而是能端出一篇一氣呵成的全套計畫？他在〈今日之激進政治層面〉(“The Prospects of Radical Politics Today”，2005初表) 中又寫到：「今天的首要課題正是如何拒絕行動，直接干預，以及改變現狀的誘惑，而是對其間的關聯提出疑問。」(238) 作者在書末提出的問題，正確地總結了現在各種能動力的條件與狀況，及緊鎖看似要墜毀的西方文明的要害：「我們今天的立足點何在？」(304) 這就好比射箭，瞄準和鬆弛都全在一個動作上。或許現在我們唯一無法去除的牽引只是在某些人、事、物的歧異亦籠統的雜音，和「細節」裡 (〈編輯引言：斯洛夫·賽傑克的「第三條路」〉[“Editor’s Introduction: Slavoj Žižek’s ‘Third Way’”], 9)，目睹他與我們就在一個這麼虛虛實實地存在的世

界裡不斷去發現、享受、及重返，憑著這某些「虛無」的想法與行為而活，憑著「一股想替日日發生的狀況，發明新規則的無名衝動。人應該怎麼結婚？追求愛慕對象的新規矩是什麼？怎麼樣慶祝生日？怎麼樣安葬死者？正是因為這樣的空間，革命的嚴謹步驟和嘉年華會式的叛逆背道而馳。」(50-1，原重點)「無」這一字之意在這裡也受到詮釋。

至於在文集版本方面—我們得持續回歸具體的總旨—版本的主要材料和附加項目，也就是編者對作者作品隱含或者明確的評論，應該是接受外界解讀衡量的兩個標準：簡單地說，就是他們本身是否達到自己對「行為」的定義。就第一標準而言，賽傑克的作品豐富，但是也有部分作品在坊間已難見，使得《普遍的例外》成為最受青睞的對象。目前市面上已有一些對賽傑克作品的研讀與極為肯定的引介，而且賽傑克自己的許多作品本身其實就是對他稍早作品的收集與延伸。巴特勒和史蒂芬所編的選集，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表達賽傑克「概念上真正的嚴謹」。(351) 當考慮了這本書廣泛的主題篇幅（〈缺席的第二條路〉[“The Absent Second Way”]，〈確實的當前資本主義〉[“Really Existing Capitalism”]）以及書末有趣簡短的辭彙編纂，第二個問題更重要，那就是重新整理賽傑克的作品，是否在這牽引出對他作品的嶄新解讀？我對此觀點有所保留。比如說，我希望見到有人對賽傑克的作品做歷史推展式的分析（或者是當成額外附加的分析），從而了解，賽傑克在過去二十年的思想，是否有所變化轉折。當編者在強調他的理論具有連續性之餘，也應該觀察他不連續的部分，這也就是出其不意的驚喜，創意的真諦，以及推動或者阻撓所有理論的衝擊力的實象 (the actual)。這就是金恩·博吉拉所說的「回禮」(或「反禮」，counter-gift) 的精神所在，更也正是賽傑克文章的精髓義之源。

原文：Hsiang Hsu, Review of Slavoj Žižek's *Universal Excep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Žižek Studies*, 2008.